7.4.72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PL Kuei, Yu-kuang
2698 Kuei Chên-ch'uan chi
K84
1682
v.1-2

East Asia

#128

晉江張夏鍾先生評選

歸震川先生集

郢雪書林梓行

LIBRARY
APR 12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8
K84
1682
v.1-2

序

當嘉靖世諸君子之以文鳴者或出其卓犖峭勁之才或騁其灝瀚澎湃之氣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跨凌一代聞者皆靡歸先

生者兀坐安亭江上獨以其冲
靜之性爲文不爲恢奇可喜之
論而自致其境於古蓋無意於
工而自工者也迺其名日益盛
而未嘗出一言與諸君子角久

之諸君子中如弇州者反數息
以爲不可及豈不曰文章有定
論蓋必持之久而後其論始定
固不在乎一時之爭也金之堅
也玉之潤也絲竹之清且越也

此數物者皆未嘗自言而人莫不知其堅其潤其清且越者信著乎其體也噫觀此可以論先生矣嘗聞宋儒評宋諸公文曰歐文雖平淡其中却自有美麗

有好處有不可及處不是闒茸無意思南豐文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正平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文字方

稍平荊公文却似南豐但比南豐亦巧黃魯直李泰伯亦有巧處由此言之先儒論文尚平正所刺譏者巧耳余謂先生文大率似歐之平淡曾之峻潔東坡

云絢爛之極乃歸平淡柳子厚
許史記一則曰峻一則曰潔然
則所謂平淡峻潔者非先生未
敢輕許也余又聞先生生平重
知己茶陵張文隱公之歿哭之

慟其孺人亦泣曰君自此無知已矣後十餘年文隱改謚文毅適先生在館閣與其事喜不自勝曰吾藉此以酧知已萬一耳夫以先生之文天下之人莫不

知之而汲汲於文隱公一日之
知沒世不忘然則先生之人之
文雖千百世尸祝可也於諸君
子何多讓焉

旹

康熙壬戌秋七月晉江張汝瑚
夏鍾甫書於沙陽舟次

歸震川先生傳

溫陵後學張汝瑚纂

崑山歸先生名有光字熙甫性不喜稱道人號亦不喜人以號加已一日里中聚譏衆謂無號不可因謾應之曰震川以家太湖取尚書震澤之義爾云實非其意也邑人傳呼之以爲常其後先生望日隆海內學士誦其制舉義及古文辭奉之若蓍蔡不敢道其名字俱稱曰震川先生或因其官而稱曰歸太僕嗚呼盛矣父正以建詔得封母周早歿時先生方七八歲見長老輒牽衣問先世故事十歲爲乞醯論甚奇

稍長顧瞻廬舍閱歸氏之故籍慨然太息流涕曰嗟乎此獨非尚書公之後乎而何以至于斯也作歸氏世譜又爲家譜記讀者動水木之思焉嘉靖庚子舉南闈第二人爲茶陵張文毅公所知八上春官不第讀書談道居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每三歲試禮部諸考官命下日相約必得先生卷及入簾共白主考咸以爲然常熟嚴學士訥瞿宗伯景淳昌言天下久屈此人雖文字不入格亦須置之第一人必無異議金壇曹編修大章出闈云搜落卷無有後知爲鄉人所忌外簾匿其卷不謄一時譁

然先生作解惑二首曰有命焉于人何尤其達觀如此巳丑登進士除長興知縣邑素刁悍先生至一以古道治之每聽訟引兒童婦女案前刺刺與語務得其情事解立縱去不具獄有所擊斷寢息直行其意大吏多惡之時浙中新行里遞法先生謂以里遞收糧似散錢不能成緡又以小戶督大戶如以羊將狠不可行稍調停其間用大戶之子戶爲里遞頗爲不擾而蜚語從此起矣邑多巨盜盤踞日久昔年皆與令交以故益恣先生擕健卒數十人至其巢穴或相格鬬竟設法擒獲錄其魁以去餘悉鳥獸散太湖邊

居民爲烏程宜興二縣誣盜被連逮皆逃竄山中一村盡落麥熟黃落山鬼晝號先生親入山中招徠之移文二縣示除其患未幾坐蜚語去吏部愛其才改倅邢州職司廐牧至則値邢災水爲民乞哀于太僕解俵差爲省易携書千卷旦暮呻吟以爲常因倣白樂天爲江州司馬作廳記二篇有獨步空庭槐花盡落遍滿堦砌殊懽然自得之句眞不減樂天風趣也會入賀太僕顧懷東公以寺無掌故留止郊外編摹歷朝馬政於明代因革之際反覆深致意焉誌成而先生亦丞太僕異哉其所攷定乃以自爲也新鄭內

江雅知先生疏掌制敕修世廟實錄先生宿學大儒
久困郡邑得從事館閣日食大官膳以其間披金匱
石室之藏無異乎柄用也而遽以病卒年六十有六
惜哉

出故

百室之藏無異乎栖畝也而憂以病卒年六十有六

人因稱已往事餘閒日食大官繼以其間披金匱

[illegible]一[illegible]先生流寓奉敕修世廟實錄先生前與大論

震川先生集選目錄

卷之一

序

玉巖先生文集序　山齋先生文集序

五嶽山人前集序　戴楚望集序

戴楚望後詩集序　經序錄序

卓行錄序　華亭蔡氏新譜序

龍遊翁氏宗譜序　西王母圖序

陟臺圖詠序　綵衣春燕圖序

綸籠延光圖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太僕寺誌序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送夾江張先生序
送南京虎賁衛經歷鄭君之任序
送何氏二子序
送吳郡別駕段侯之京序
送陽曲王公叅政陝西序
贈石川先生序
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
送周御史序

卷之二

序

送顧公節北上序　贈太府思翁黄公序
送吳縣令張侯序　送崑山縣令朱侯序
送嘉定丞魯侯序　贈醫士張雲巖序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送周給事典叔北上序
送福建按察司王知事序
贈給事中劉侯北上序
送國子助教徐先生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送許博士序
送蔣助教序　瀔山周先生六十壽序
黷齋先生六十壽序
姚安太守秦君六十壽序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張曾菴七十壽序　晉其大六十壽序
碧巖戴翁七十壽序

卷之三

序

少傅陳公六十壽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壽序
顧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顧孺人六十壽序　夏淑人六十壽序
葛封君六十壽序　柳州計先生壽序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周翁七十壽序
朱夫人鄭氏六十壽序
太倉州守孫侯母太夫人壽詩序
朱太夫人六十壽序　張翁八十壽序
孫君六十壽序　六母舅後江周翁壽序
侗菴陸翁八十壽序　望湖曹翁六十壽序

朱母孫太孺人壽序
顧母陸太孺人七十壽序
張母王孺人壽序
王黎獻母楊氏七十壽序
沈母丘氏七十壽序
陳母倪碩人壽序
朱碩人壽序
周氏雙壽序
狄氏壽讌序

卷之四

書

上徐閣老書
上瞿侍郎書

上萬侍郎書　上王都御史書
上趙閣老書　上方叅政書
上高閣老書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災事宜書
遺王都御史書　荅唐虞伯書
荅俞質甫書　與宣仲濟書
與潘子實書　與傅體元書
與吳三泉書　荅顧伯剛書
上宋明府書

卷之五

記

見村樓記　見南閣記
真義堂記　遂初堂記
容春堂記　可齋記
耐齋記　櫟全軒記
悠然亭記　臥石亭記
花史館記　杏花書屋記
題王女潭記　見岑書舍記
婁曲新居記　寶界山記
南陔草堂記　保聖寺安隱堂記

汝州新造三官廟記　顧原魯先生祠記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張氏女貞節記
吳山圖記　張氏女子神異記
陶菴記　畏壘亭記
秦國公石記　順德府通判廳記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家譜記
卷之六
傳
歸氏二孝子傳　陶節婦傳
張自新傳　可茶小傳

顧隱君傳　戴錦衣家傳

卷之七

經解

易圖論上　洪範傳

尚書敘錄　孝經敘錄

論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公子有宗道論

貞女論　譜例論

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

泰伯至德　史稱安隗素行何如

孟子敘道統而不及周公顔子

水利論　水利後論

卷之八

志

馬政志　馬政職官

馬政祀祠　馬政蠲貸

馬政庫藏

卷之九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跋高麗圖經後　跋帝堯碑
跋商中宗廟碑　跋禹貢論後
題輿都志後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讀金佗粹編　讀王祥傳
題仕履重光册　書沈母貞節傳後
書冢盧巢燕卷後　跋小學古事

頌

松江新建行省頌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說

三江圖敘說　松江下三江圖敘說

陳伯生字說　守耕說
懐竹說　周時化字說
二子字說

議
三途竝用議　馬政議
禦倭議

銘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夆門銘
書齋銘　嗣刻

卷之十

誌銘
陸允清墓誌銘
鴻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晁君墓誌銘
周孺亨墓誌銘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太學生葉君墓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墓表

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府君墓表

亾女方思曾墓表　貞節婦季氏墓表

誄詞

御史中丞李公哀詞　祭張貞女文

弔何氏婦文

崑山歸有光熙甫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序

玉巖先生文集序

玉巖先生文集、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公諱廣、字充之、別自號玉巖、崑山太倉人、太倉後建州、故今爲州人、公舉弘治乙丑進士、歷莆田吉水二縣令、以治行爲天下第一、徵試浙江道監察御史、厘兩月、上疏諫武宗皇帝、佞幸疾之、欲寘之死、而上不之罪也、故得無下詔獄、貶懷遠驛丞、而佞幸者怒未已、使人遮

道刺公公僞爲頭陀持波盟囉以行乞四百餘里乃免武定矦郭勛鎭嶺南承望風旨僞以白金試公公拒不受一日攝公閉府門箠擊之幾死行省官惕息莫敢救御史有言而解久之遷建昌令再貶竹寨驛丞會武宗晏駕今上卽位詔舉遺逸公復爲御史尋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歷九江兵備副使江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公自起廢不十年至九卿不可謂不遇而遂不幸以死不能究其用也然天下稱武宗之世能以直諫顯者自公之外不過數人耳天子中興思建舊

世之業則正色而立於朝廷如公者豈可一日而無
哉故嘗以謂士之忠言讜論足以匡皇極而扶世道
使之著於廟廊澤被生民世誦其詞而傳之宜矣若
夫詆訐叫號不見省采徒爲一時之空言假不足以
煩紀載而學士猶傳道之不絕豈不以天下之欲生
也久矣有其言足以轉亂爲治利安元元雖不見之
施行而實天啓其人使昭一世之公道後之人猶搤
腕拊掌幸其時能用其言而不至於壞也國家累洽
休明追敬皇之世百姓安生樂業有富庶之效武宗
承緒不改其舊則生民何幸而金貂左右佞幸倡優

之笑縱橫亂政而上常御豹房輕騎嬉出六宮愁怨未有繼嗣之慶胡僧挾左道以梵咒弭賊則樊董蘇令嘯聚之禍蔓衍無窮淮南濟北覬覦之謀乘間而發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上蚤朝而已亦未敢端言之也公奮不顧身指切時事而尤惓惓以欲法堯舜當法孝宗為言使公言獲用天下蒼生豈不受其禍哉此予所以讀公之疏於本朝否泰升降之際未嘗不三復而歎息也公好性理之學與魏恭簡公相善故諸子皆及恭簡之門而居官政績多可紀語具其門人陸光祿鼇所述行狀中公歿十餘年太倉兵

倩副使南昌魏侯艮貴爲公江右所造士登堂拜公像求遺藳捐俸刻之公之子士淹士洵以序見屬因著公平生大節而論之如此云

夏鍾曰周公仕武宗世宗二朝始不用其言而身危既則位顯而不究其用先生所以撫卷三歎也

山齋先生文集序

今天子卽位十年間吾崑山之仕於朝者徧列九卿侍從幾與大省比刑部尚書周康僖公與其子大理寺丞子岐同時在位而永嘉張文忠公方秉國公父子皆以失張公意先後罷去居閒以詩文自娛康僖公年八十餘而大理僅餘六十以終前歲公次子太

僕丞以貞菴漫藁見屬爲序、至是大理孫廷望還自太學、復請序其祖之文、余及侍康僖公○又辱大理知愛不可以辭○嘗讀武宗毅皇帝遺事○時寧藩不軌○臨安胡永清爲按察司副使○奏事中陰折之○而王府交通近倖○必致胡公死地○禁繫連年○而給事中御史章遝上○大臣亦擁護之○故遼左之謫○姑以慰謝驕王○卒賴朝廷清論○而一時薰天之勢○迄不能致胡公於死○方永嘉用事○御史馮恩上書歷詆大臣○永嘉與吏部汪尚書尤惡其指切○欲傅致之死○會皇子生將放赦○故事諸司各條事款○上之公卿○平議其可行者書之

詔中而大理條款類有以爲馮御史地永嘉與吏部怒大理遂去官而馮御史亦得不死嗟乎直臣端士世不可一日無設不幸陷於罪戮旁觀者不出力以爭之則因繫孤臣縻死無日矣余每論此未嘗不流涕歎息也大理精於法律或疑其文深然論議未嘗不引大體易州上巨盜二人一人瘦死一人病此兩人皆死則所誣引皆不能白乃餔藥之其後獲眞盜而誣引者皆出口人郎捨松犯邊獲其兒子郎尚加禿坐以親屬相容隱律減死論以懷遠口薦都督馬永任邊將尚書以有前詔永不許起用欲奏請曰若

奏不可其人終不用矣卒薦之朝論翕然稱服惠安伯提督團營尋有旨以豐城侯佐之豐城以侯當先伯奏改勅下兵部議曰侯先伯者常也若上所命則公以下宜皆不敢抗其在朝可稱紀者如此余嘗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後能知學古故上焉者能識性命之情其次亦能達於治亂之跡以通當世之故而可以施於爲政顧徒以科舉剽竊之學以應世務常至於不能措手若大理所謂有用者非有得於古文乎予故述其行事大畧以俟後之君子讀其文而求論其世者凡爲文若干卷曰山齋者其自

號也。

夏鍾曰敘山齋文集耳而述其立朝大節以見言之可傳者不徒以其言也惟有德者有之矣

五嶽山人前集序

余與玉叔別三年矣、讀其文益奇、余固鄙野不能得古人萬分之一、然不喜爲今世之文。性獨好史記。勉而爲文。不史記若也。玉叔好史記。其文即史記若也。信夫人之才力有不可強者。夫西子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而走。余固里之醜人耳。若有如西子者。而爲西子之矉顧不益美也

耶故曰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夫知史記之所以爲史記則能史記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甚矣文之難言也每與王叔抵掌而談相視而笑今見其煒煒爾洋洋爾纚纚爾別之三年而其文之富如此能史記若也荆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楚人也試讀之未有不史記若也玉叔生於楚其才豈異於古耶先是以其藁畱余者逾月似以余爲知者而命之題其後昔韓退之才兼衆體故叙樊紹述則如樊紹述叙柳子厚則如柳子厚余不能如玉叔也况史記耶夫

苟能如玉叔則亦里之捧心者也

夏鍾日澹折似盧陵自首至尾皎定史記不放得無有所譏刺乎

戴楚望集序

世宗皇帝自郢入繼大統戴楚望以王家從來授錦衣千戸其後稍遷至衞僉事嘗典詔獄當是時廷臣以言事忤旨鞫繫者先後十數人楚望親視食飮湯藥衣被常保護之故少瘐死者其後往往更赦得出如永豐聶文蔚以兵書被繫楚望更從受書獄中以故中朝士大夫籍籍稱其賢嘉靖四十四年予中第居京師楚望數見過示以所爲詩其論欲遠追漢

魏。以近代不足爲。予益異之。予既調官浙西、遂與楚望別、隆慶二年春、朝京師、楚望之子樞、裒其平生所爲文百卷、謁予爲序、蓋楚望之於道勤矣。始楚望先識增城湛元明。是時年甚少。已有志於求道。既而師事泰和歐陽崇一聶文蔚。至如安成鄒謙之、吉水羅達夫、未嘗識面。而以書相荅問。及其所交親者、則毘陵唐以德、太平周順之、富平楊子修、並一時海內有道高名之士。予讀其所往來書。大抵從陽明之學。至於往復論難。必期於自得。非苟爲名者。噫道之難言久矣。有如前楚望所爲師友。皆以卓然自立於世。而

望更與往來上下其議論則楚望之所自立者可
知矣予之初識之特謂其典詔獄爲國家保護善人
以爲武臣之慕義者也及稍與之親觀其論詩欲上
追古作者又以爲學士大夫之好文者也蓋不知楚
望之於道如此昔魏舒爲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
佐射舒常爲畫籌一日令舒備偶毓初不知其善射
而舒容止閒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君
才如此射矣楚望之初不以語予者豈其不欲以自
見歟抑何予之知之之晚耶抑以予之不及於此歟
予與諸公生同時間亦頗相聞顧平日不知所以自

信嘗誦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黯黯以君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以親就而求正之又怪孟子與荀卿同時而終身不相遇及是而楚望之所與遊一時零謝盡矣此予之所以爲恨而羨楚望之獲交於諸公間也因讀其集慨然太息而歸之

夏鍾曰楚望之于道勤不知楚望之于道如此一篇精神全在此兩語想其生平得力于師友者不淺

戴楚望後詩集序

戴楚望居環衞好讀書不類鶡冠者尤喜論易尚書風雅頌皆究其旨故其爲詩不規摹世俗而獨出於

朐臆經生學士往往爲科舉之學之所浸漬殆不能及也今天子初年郊丘九廟明堂諸所更大禮楚望日執戟持橐殿陛下以所見播爲歌詩昔太史公留滯周南以天子建漢家之封而已不得與從事以爲恨而楚望可謂遭遇矣楚望嘗掌詔獄當是時諸臣以言事忤旨及他詿誤繫獄者力保全之予讀其九哀蓋不肯迎承時意至與權臣相失幾陷不測其存心如此憶善人國之紀也楚望汲汲爲國保全善類其後當有典者乎予謂楚望之詩國史當有采焉讀之三復嘆息因序而歸之跋附後

先皇帝修代來功。楚望得官錦衣。與楚望等比者。極人臣之寵。楚望澹然不以爲意。且以直道時與之忤。錦衣勳衛。皆金張許史之遊。而楚望閉門讀書。入其室蕭然。此尤不可及者。序中略之。因題其卷末云、

夏鍾曰典詔獄保全善人其德厚矣讀跋語益嘆楚望之爲異人

經序錄序 代

予昔承乏汴藩、因識宗室西亭公、修學好古。有河間大雅之風。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槧版行於世。又爲諸經序錄。凡爲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文

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爲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世不絕。遭秦燔書。漢儒存亾繼絕。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宮。猶推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羣儒。都講親制臨决。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爲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註。春秋公穀

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觀間始命諸儒粹章句爲義疏。定爲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二。至啖助以巳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覃之徒。欲拯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祐之詔。其書巳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

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讀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理象之殊。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文之別。而豫章晩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全。而桑間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淆亂。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丘混而五天帝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羣廟也。洪範以後金縢名洛二誥之疏脫。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奧義也。絡典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栢金履祥吳澄黃澤趙汸卓越之見。豈可以

其異而靡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耳。則予之待於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序其略如此云。

夏鍾曰。徐偉長云。群言一乎已口。述千載之事。如共一時。其此文之謂耶。

卓行錄序

昔古聖人之治天下。既先之以道德。猶懼民之不協於中。而爲之禮以防之。上之賞罰注措。凡治民之事。無一不歸於禮。極而至於用刑。亦曰制百姓於刑之

中而已孔子以布衣承帝王之統不得行於天下退與其門人修德講學如以仁爲教然至于其高第弟子與當世之名卿大夫其於仁孔子當皆未之輕許而其告顏淵以克己復禮爲仁則孔子之論未始有出於禮者也但古之聖人以禮教天下使君子小人皆至焉若孔子之於其學者獨教其爲君子之事以治其心術之微固禮之精者而已矣然孔子終亦不以猥望於人故曰不得中行之士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其所至宜及於仁而於狂狷之士孔子蓋未之猥絶也故於逸民之徒莫不次第而論列之至

其孫子思作中庸○其爲論甚精○而其法尤嚴○使世之賢者○稍不合於中○皆爲聖人之所棄○而鄉愿之徒○反得竊其近似○以惑亂於世○孟子知其弊之如此○故推明孔子之志○而於鄉愿尤深絶之○由此言之○至於後世○苟不得乎中○行雖太過之行○豈非君子之所貴哉○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寧與世之寡廉鮮耻者一槩而論也○自司馬遷班固而下○至范曄而有獨行之名○第取其俶詭異常之事○而不爲科條○唐書卓行之外○又別有孝友傳○大氐史家之裁制不同○所以扶翊綱常○警世厲俗○則一而已矣○

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金匱石室之藏。不布於人間亦時時散見於文章。碑志及稗官之家。休寧程汝玉雅志著述。頗爲剽摘而彙別之。凡爲書若干卷。名之曰卓行錄。雖不盡出於中行。要之不悖於孔子之志。故爲序之云爾。

夏鍾曰上下古今世變而參之以性理大全先生爲此言其將以補蘓論所未逮耶

華亭蔡氏新譜序

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氏族之傳不亂。子孫皆能知其所自始。迨周之季。諸侯相侵暴。國亾族散。已不可稽考。漢司馬子長。捜集遺文古書。僅見五帝系

牒尚書集世紀○其後如官譜氏族篇○稍稍間出○迨九品中正之法行○而氏族始重○迄五季之亂○譜牒復散○然自魏以來○故家大族○蓋數百年○傳系不絕○可謂盛矣○士大夫崇本厚始之道○猶爲不遠於古也○今世譜學尤廢○雖當世大官○或三四世子孫○不知書其所出○往往有之○以譜之亾也○孰知故家大族○實有與國相維持者○繫風俗世道之隆汙○所不可不重也○况孝子仁人○木本水源之思乎○華亭蔡用卿、始爲其族之新譜、蓋不欲遠引○而自其身追而上之○至於六世○而其始二世則名字已不能詳○然君絕不肯有所附會○

日自吾所知者而已蓋其慎如此予嘗論後世族姓雖多淆亂然自其本始猶當存其十之六七蔡之先出於周文王而蔡叔度武王之同母弟以武庚之亂遷其子胡能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舉以爲魯卿士復封之蔡尚書蔡仲之命是也今蔡州有上蔡城其後平侯徙今新蔡昭侯徙州來今壽州也後二十六年滅於楚然自澤義以後往往爲將相名賢史不絕書用卿雖斷自其六世推其爲譜之意亦爲可不知其得姓之所自耶用卿登隆慶二年進士爲魏郡司理而予適在邢時相見以譜序見命余故頗探尚書史

記之文。以著其得姓之所自。而新譜之族之大。則自用卿始矣。

夏鍾曰譜不遠引志愼也著其所自表微也仁孝心腸具見於此

龍遊翁氏宗譜序

傳曰。古聖人之治天下。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故聖王之治天下。非特以自私也。以此推之。自王公以逮于庶人。故宗法明而理俗成。權度量衡。文章服色。正朔徽號。

器械衣服由此而出。三代之衰。廢古亡本。人自為
蔑然靡所統紀。而天下更大亂。經大兵而後定。當此
之時。人如鳥驚魚散。豈知夫鄉里族屬之所繫哉。然
魏晉而降。區區綜核百氏。以門第官人。雖甲姓雜譜。
皆藏於有司。而譜牒特盛。迄于李唐猶相崇重。五季
衰亂。蕩然無復有存者矣。雖然、古之聖王。以親親也。
親親而宗法立。宗法立而譜系自明。非獨以譜也。譜
之盛也。魏晉之失也。至於譜亦不存。而學士大夫莫
知其所自。而仁人孝子之心。恐乎無所寄。豈不重可
歎哉。翁氏居太末、相傳自隋始遷、子孫蔓衍、縣之杜

山塢岑堂菴南村往往而是、其居杜山者曰文欽、能追考其十八世以上。曰學士君。學士而下六世。有官號妃姓墓地而不著其諱。七世而下始有諱。十五世始書兄弟。又一世昭穆詳焉。文欽既以爲圖出以示予。予觀之而歎世之君子莫能以爲也。爲序而歸之。

夏鍾曰宗法不可復而仁人孝子之心僅於譜牒乎寄之作者其有世變之感乎

西王母圖序

西安鮑良珊客於吳、將歸壽其母、作西王母之圖、而謁予問瑤池之事。予觀山海經、汲冢竹書、穆天子傳、稱西王母之事信奇矣。秦始皇東遊海上。禮祀名山

大川及入神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傳其物禽獸
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然終身不得至但望之如雲
而已漢武帝諸方士言神仙若將可得欣然庶幾遇
之穆王身極西土至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瑤乃秦
皇漢武之所不能得者宜其樂之忘歸造父何用盜
驪驊騮騄耳之駟馳歸以求區區之徐偃王穆王豈
非所謂耄耶列子曰穆王觴瑤池乃觀日之所入一
日行萬里王乃歎曰嗚呼予一人不足於德而諧於
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蓋有悔心矣然又曰穆
王幾神人哉能窮當世之樂猶百年乃徂後世以爲

登遐焉傳云天子西征宿于黃鼠之山至于西王母之邦執圭璧好獻錦組西王母再拜受之觴瑤池之上遂驅升于弇山乃紀丌跡于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山也在流沙之西而博望侯使大夏窮河源不覩所謂崑崙者此殆如武陵桃源近在人世而迷者也武帝內傳云帝齋承華殿中有青鳥從東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頃之西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龍上殿自設精饌以柈盛桃帝食之甘美夫武帝見西王母于甘泉栢梁蜚廉桂館間視穆王之車轍馬跡

周行天下不又逸耶豈公孫卿所謂事如迂誕積以歲年乃可致耶然史云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則又何也史又云時去時來其風肅然豈神靈怪異有無之間固難言也莊生有言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予其歸而求之西王母其在子之黃山之間耶今天子治明庭修黃帝之道西王母方遍現中土人人見之穆滿秦漢之事其不足道矣

夏鍾曰按先生爲弇州兄弟另有一作中間同而始末異有云余嘗序西王母其說如此即謂此文

也又云時人未能驗其旨盖嘉靖間陶鄧諸方士並進上頗惑於神仙故爲借題發議觀者忽之故云未驗其旨也吁先輩立言要非無意然有隱於此而露於彼者苟不自爲發明後世烏從知之哉

陟臺圖詠序

南陽宋侯繇進士出宰崑山自以少服其考衡州君及母夫人之訓不及見其顯榮負終天之憾有感於陟岵之詩扁其居曰陟臺三年政成被名門人陳九德爲陟臺圖詠一卷江以南諸山凡侯足跡之所至悉爲寄其登陟之意夫陟岵孝子行役而念其親也方其上下岡屺徘徊瞻跂追切之情可想然采薇之詩曰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是一歲而歸也東山之詩

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是三年而歸也蓋孝子之心有時而歸其陟有時而止矣今矦之歸有時而其父母之歸者無時無時而歸無時而不陟也奚獨於江之南哉九德蓋道其所見云爾昔者三代之世有民社之寄必取夫孝友令德之人以能慈祥豈弟不肯虐用其民而務生全之是以其政不嚴而化其效可以興禮樂由出之有其本也矦宰劇縣能以簡靖爲治事事求便於民吳中吏民稱之不容口人謂矦之才力度越於人而不知其本不外于此卷中多郡中名士繪畫之工比興之美極一時之盛昔人廢蓼莪

之篇九德著陟臺之事其於尊師重道推廣孝思於無窮一也予故序之且以示崑之吏民使知侯所以爲政之本如此云

夏鍾曰南豐列女傳說二南處好余於此文說詩亦然

綵衣春讌圖序

吳粵于三代不在五服之內春秋于吳猶夷之最後秦取楚吳始內屬及略取陸梁皆以爲郡縣然一日有事杜橫浦陽山湟谿之關即與中國隔絕及漢兵下滙離牂牁之水然後五嶺以南遂爲天子之邦至今千有餘歲會稽南海其文物當勝于河雒齊魯古

稱冀爲中州。葢天地之氣有所鍾。即爲中州。則知今吳粤之盛。不可泥古而論也。余數見番禺之士。往往秀頴。古所謂中州不能過。一日胥會京師。嘗竊歎四方萬里之外。彈冠結綬于朝。國家威靈軼于三代矣。南海鄭祖欽。與余同榜進士。同試吏大司空。其貌沖然。有德君子也。自始興張文獻公。余襄公。皆嶺海之產。至今朝丘文莊公。相繼屹然爲名臣。吾于同榜中。嘗私曰之。庶幾有復絡前哲而起者。葢于祖欽望之。一日。祖欽道其尊君養新翁居家樂志。有書史之娛。有山海之觀。有茘枝洲花塢昌華芳春園林之勝。

因慨然起萬里衡陽之感又自計明年當得州縣便道歸可以過家上壽也余又歎當周之盛時士有驅馳王事不得見其父母如陟岵之詩者矣今番禺去京師萬里祖欽一旦思其親可以計日而還則士之生于今時者又何幸也會有爲祖欽繪綵衣春讌圖者因爲序之云

吳鍾曰飄逸似歐令人想見太平氣象

綸寵延光圖序

灉湖金先生以進士出宰華容已而自鄭入爲太僕丞稍遷繕部員外郎先生恂恂儒雅所至官不求爲

聲而人自以不可及、嘉靖四十四年、余舉進士京師、始識先生於太僕、又明年為隆慶二年、余自吳興入覲、還見先生於清源之官署、先是其先大夫以天子新即位施恩近臣、得贈太僕如其子之官、配太夫人封為安人、先生喜不自勝、因頗道其家世之詳、俾予序之、以為子孫之榮、余俛默不敢荅、蓋自以天子加恩臣下、而近侍獨沾恩澤、州縣之官顧不得與焉、人子為親之心、有足傷者、會是年建儲詔下、先大夫又再贈為繕部、亦如先生之官、而太夫人為宜人、則雖以余之仕宦不遂、而亦被曠蕩之恩、因念先生所以

見屬者欲爲序之適有邢州之役於是復見先生於清源出其所爲綸寵延光圖者士大夫歌而咏之且成鉅袠矣先生在太僕爲京朝官於例得贈封爲易然爲京朝官者常以不待滿遷去或不得封而先生之始受勅命也以登極詔不二年而受誥命也以建儲詔故先大夫與太夫人二年中再受贈封云於是先生之喜倍於前余遂敢爲之序者蓋以向隅之人亦與於滿堂之笑是以樂爲先生道之先生廬江之六合人咎由之後封國於此然有咎由冢在焉意必其始所生之地故其後以封自唐虞以來上下數千

年豈無異人生其間而不著英王輔漢摧楚而不
自後寥寥矣今先生崛起始知六合之有人而先大
夫之潛德亦因之有聞於世他日垂名竹帛又不但
爲今之圖而已也

夏鍾曰題入他人手易俗此則不見其俗但見其古

平和李氏家規序

漳之南靖李氏自分南靖置平和今爲平和人以居
西山故閩人稱爲西山李氏代爲名族其先有西山
居士實始起家五世而至封文林郎太常典簿寧波
教授名世浩字碩遠者其族益大至是居士於世當

祧文林君不忍乃以義創爲始祖之廟君從晉江蔡介夫先生受學敦行古道爲義田以贍族又倣浦江鄭氏吳興嚴氏作李氏家規六十九條可謂有志者矣余因論君之爲家規蓋本於不忍祧其始祖之心既爲始祖立廟則不得不立宗子立宗子則不得不爲法以合族而糺宗夫義之所出不可已者古者宗以族得民蓋天子所以治天下壹本於是以能長世而不亂宗法廢而天下爲無本矣而儒者或以爲秦漢以來無世卿而大宗之法不可復立獨可以立小宗余以爲不然無小宗是有枝葉而無榦也有小宗

而無大宗是有幹而無根也夫禮失而求之野宗子之法雖不出於格令而苟非格令之所禁士大夫家聞李氏之風相率倣而行之庶幾有復古之漸矣文林君之子文餘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居京師間以其書示余而爲序之如此

夏鍾曰宗法廢而救以家規士大夫當聞風而倣之可也

太僕寺誌序 代

嘉靖十七年戊戌臣某爲禮科給事中恭遇册天尊祖大慶昧死奏言先帝請赦還大禮大獄諸放廢臣及黔遠邪佞諸事先帝方以孝治天下惡前議禮者

且謂道士。祖宗郊廟用之。以臣言不讐。謫徙之邊。追至末年、詔吏部召臣還。會龍馭上賓。聖天子卽位。臣起爲南京通政司參議。陞順天府丞尋陞大理寺少卿。又進太僕寺卿。臣旣拜恩視事。欲正官常。定卿丞職。分條民之利病。又以寺無典故。疏陳數十事。上輒報可。是歲自河北逾大江之南。民遭水沴。臣稍以便宜寬其誅。見馬遺財足。民無失職。臣省中無事。獲與二三條佐。發故藏。篇籍少有存者。力爲搜訪。僅成草創。路襲吏牘。雅俗猥併。非所以成一家言。存故事而已。臣嘗讀尚書、觀周武王偃武修文。華山之陽。馬牧

遍野倒載干戈苞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也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臣竊惟陛下嗣萬年無疆之曆運際中興二三年來嶺海陸梁妖氛㶊息薄伐獫狁至於太原陛下盛德大福非臣下之所及臣又讀尚書穆王命伯冏爲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臣三復斯言自念夙興夜寐兢兢于有司之事無以翊聖德於萬一有負陛下之寵祿臣不勝大懼

夏鍾曰典贍

是西京手筆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士大夫於出處進退之際常自度於其心非人之所能知人亦不得而知之夫其心有纖毫之不安不可以一日居也至□□所不安雖召公之告老周公猶諄諄留之周召二聖人在位周公之爲召公猶召公之自爲也何嫌於不去而必以去爲高潔哉今世論士之去位徒以高潔而已豈所以語出處進退之義而爲知道者之所無以議爲哉然使其心有纖毫於其中而去乃亦其所以爲高潔者也疏廣受二子以年老辭位漢史具述其事韓退之又稱之以爲送楊

少尹序亦以具見當時之人能知所慕愛二疏者而二疏之所以去孟堅不能言也退之之於楊侯亦然而曾子固之送周屯田直以得釋於煩且勞以爲樂夫士大夫致身國家豈獨以能自釋於煩勞爲樂耶班與韓曾之文世皆以爲不可及吾猶以爲未能究出處之義而自度於其心非爲論之精者余與太僕顧公少相知公之爲給事中放廢二十餘年閒與之言居官時事輒笑未嘗自道及在京師始卯之知當時奉使勘蜀事能爲朝廷不別疏骨肉得大體其請赦還大禮大獄諸得罪臣止禱祠尤時所難言及起

廢四遷至今官。其在寺所建明多可紀。要之居其職。必欲以有所為。不異往時為給事少年鋒銳之時。亦可以稱為得盡其職矣。一旦引年以去。豈不謂之高潔哉。然其志意之所在。不自言者人亦莫得而測也。先是吾吳致仕去者。陽羨萬宗伯。而海虞陳奉常則以病告去。二公皆知吾者。公還。其以吾文示之。其必有當於其心者。吾所以論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際。韓退之曾子固之未及也。

夏鍾曰士大夫出處之際甚微已不能自言人亦莫得而測之班與韓曾論且不精何況他人

送狹江張先生序

昔者天下初定。士之一材一藝。咸思所以奮起樹立。以自見於世。而上之所以甄別進退激揚風厲之者。靡不至。天下之小官。其名嘗達於天子之庭。朝而爲善。夕以聞於朝。而旌擢之命加焉。夕而爲惡。朝以聞於朝。而誅削之令加焉。故懷不肖之心者。懼而不得逞。有一命之寄者。皆以自愛而不輕棄其身。夫是以能鼓舞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恒自下僚崛起。卓然爲天下之望。蹋冗無能之徒。終身沉淪而不敢有分外之思。承平既久。士無賢不肖。率以資敘。交馳橫騖。布列天下之要位。以行其恣睢之意。窮閻之民愁

苦顔告而扳援憑藉巧文掩護時得忠勤之褒至於
仁人志士不幸偃蹇於卑服竭力以行其所志而蒙
其恩者交口贊頌上之人猶掩耳弗聞而獨以其意
制輕重於其間公論在於下而上弗知有識之士所
以掩鬱喪氣而長歎也吾師夾江張先生司農之教
寬和樂易不設防畛而介然之操不為勢利之所沮
屈周知士之所急時以從容數語洞析其情而先生
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邑之人自
薦紳先生下至於市井之童稚皆知其賢廼者有同
州之命莫不咨嗟歎息為之徧訪士大夫之宦游長

安者知其風土之不逮吾吳中而以爲憂又以爲先生之賢宜得顯擢使出於格例之外而顧復奔走於常調是所以益抱無涯之恨而傷公論之未明也夫天下之官上自公卿下至於州縣之吏其等級不知有幾而數之至於學官此豈有意知其可否而黜陟進退之者然則又烏能知吾邑人之情之如此也哉予爲弟子員事先生於學官者四年見先生再遭子壻之喪孀女寡婦年老撫抱幼孫客居萬里之外先生之官又世之所謂窮苦寂寞而無聊者而處之裕如未嘗有慍色則區區計較於毫毛之間者非先生

之情獨予與邑人之情不能已者如此也

夏鍾日公論私情是一篇骨子

送南京虎賁衛經歷鄭君之任序

國家更前代樞密之制。以五都督統天下兵。留守。四十八衛京軍分隸之。而錦衣等上十二衛無所隸。屬爲環衛之師。天子之親軍也。虎賁蓋其一焉。虎賁氏自周有之。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守閑宮門。從遣徵事四方。以爲行衛。在漢則屬之光祿勳。與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爲八校尉。虎賁中郎將。插兩鶡尾。紗縠單衣。虎文錦袴。爲武衛之

貴遷國家存其舊名而職掌無所異自永樂建都六宮百官皆遷於北然皇祖宮寢官司留於南者如故而兵衛亦無改焉依阻長江控引南北祖宗之慮遠矣承平二百年不特諸曹職務清簡而禁旅閒靜無事其佐幕之官日乘馬具名刺相過從飲酒遊山而已自頃海上之警江淮之間往往騷動則留守百司亦有不能一日宴然者况環衛之重寄乎臨安鄭君初佐太湖縣以能治劇調吾崑山崑山在海上當寇衝君選練民兵教閱有法蒞事未幾承檄造舟於閶越歲始還而京幕之檄又至蓋以上官素知君故遷

轉之亟縣人雖惜之而不能畱也以君之才往贊戎政其必有以自見於有事之日者矣抑定鼎之初所置十二衞四十八衞皆天下精兵皇祖所以仆楚舉吳廓清海甸收閩越取中原拾宋援秦制趙拔燕者乃今部伍殘闕至無兵可補其糜壞之由與所以當修復之故不可不思也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又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願君以為居保釐之任者告焉

夏鍾曰撫今思古有張皇克詰之意

送何氏二子序

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之書存學者世守以爲家法得以治心養性講明爲天下國家之具而孔氏之書更滅學破碎之餘又不復可以得其全其有足以意推而較然不惑者不過什之三四而已而儒者先後衍說作爲傳註有功於遺經爲甚大然在千載之下以一人一時之見豈必其皆不詭於孔氏之舊而無一言之悖者世儒果於信傳而不深惟經之本意至於其不能必合者則寧屈經以從傳而不肯背傳以從經規規焉守其一說白首而不得其要者衆矣間有不安於是則又敢爲

異論務勝於前人。其言汪洋恣肆。亦或足以震動一世之人。蓋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予以爲聖人之言簡易明白。去其求異之心。而不純以儒者之說闓之。必有庶幾於所謂什之三四者。南陵何氏二子。自蕪湖浮江而來。千里而從予於荒野寂寞之濱。予嘗以是告之。二子未嘗不以予言爲然也。歲暮辭予而去。惜二子亦方有事於進士之業。而未暇於予之所云。然二子要爲知予。而其志意非苟然者。昔楊子雲作

太玄以示劉歆歆號博極羣書予獨怪其無一言論玄之是非而直以後人覆瓿爲憂顧於歆之意何如耳後之人奚暇論耶至雄之弟子侯芭獨知好雄書予非爲雄之學者而士之知與不知則千載同此槪也

夏鍾曰首言學者不宜屈經從傳中言經明則道明而道不必講結言歆不言雄是非此等文字乃先生教人明道之篇不可泛讀

送吳郡別駕段侯之京序

自東南有倭寇之警、朝廷于額外增設官吏、無慮百數、今年撫院奏行裁省、悉送上部、別駕蒲州段侯、以海防至當行、時屬縣崑山缺令、侯方署其事、朞年民

便安之而不忍於其去、吾鄉之進士二十有四人、按故事有贈行之文、不以有光無似、辱使序之、蓋天下之所須者才也。才不足以當其任、與之百里之地、踦踦焉嘗若無所措。其握持膠固、自以爲能有所執。而大者往往廢弛頹靡、而不自知。其明與力、僅至於其小者、而敝蹇強戾、不勝其忞雎之習。民何以堪之。蓋孔子之門、論爲政詳矣。取其果與藝與達者、宜若非政之所先。然非是三者、莫能得乎人情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操舟、使之弦則張、使之翕則翕、以能得乎風與水之情也。不然、未有不敗者也。侯有通敏之才。

於賦籍兵瑣一覽悉記獄訟大小無不立决而取舍操縱皆合於情故自士大夫至閭閻之小民咸便安之侯嘗令嘉祥矣又倅淮陰矣能以治兗者治淮且治淮者治吳風土習俗夫豈盡同其達乎人情一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父母之生子爲之擇乳母焉其乳母或以他故去而鄰母代爲之乳猶乳母也又復爲之別求乳母則過矣古之守令有假有守有攝然久之即眞也郡丞嘗行縣事亦何不可哉而必選令此亦法之過也侯河東儒者每至庠舍都講諸生服其經學而其門人多貴顯於朝者先是數年間崑山

令鉄、栗侯永祿、仕侯環、李侯敏德、王侯如璘、皆以別駕來署縣、惟王侯泰和人、而三公皆上黨同縣、崑山之人並稱其賢侯今繼之又賢也今太守王公以盛德年少在任公陽曲人而參佐以下大抵皆出山西一時之盛非偶然者蓋平陽蒲坂先王遺教其君子有漢思焉豈非吾吳民之福哉而繼侯署縣者別駕周侯又絳州人也余固惜侯之去喜崑山之人又得侯同官同地者夫晉之君子其施於吾民者遠矣按兵瑣字出漢書丙吉傳使東曹按邊長吏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瑣錄也謂考按兵吏籍也蘇子由文亦有考案邊瑣之語兵瑣謂兵籍也

夏鍾日用
意渙厚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陝西省治故長安周秦漢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其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而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雖三河天下之中王者之所更居然古今建都之形勝無逾關中者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嘗幸汴幸洛將幸關陝時以擴郭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之亂戎馬蹂踐所過皆空城千里無行跡而金陵廟社已定遂爲帝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遷而萬世之業定矣然以長安爲大省建布政司則

前代行省之官葢周之師保萬民寄任不輕也司有使其貳爲參政即前代之參知政事宰相之亞也拊循教化數千里之地非獨漢京兆馮翊扶風之任也今天子垂憫元元作興吏治未及三載考績之期特行黜陟之典於是陽曲王公以按察司副使分司江南遂晉是官予素受教於公輒附於古贈言之義以贊公之行葢王者以六合爲家其根本在生民非必其行在所當軫念也長安浩穰稱爲陸海河山土地無改於昔今之蹙耗甚矣豈非任岳牧者之責乎昔鄭國渠白渠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

佑以爲大曆初所溉田比於漢減三萬八千頃。是時長安尚爲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杜氏討復其南渠。勸農置官。嚴修障塞。積穀繕兵。以收漠南之地。漢唐之盛。豈不庶幾哉。昔宋慶曆初、是時天下全盛。范文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爲迂。其後乃思其言。先朝丘文莊公亦以幽燕迫近□□。而漕河易壞。欲重山後之守。尋前元海運之法。今以關中百二之險。誠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漢唐河渭之漕。故在於此。以爲國家之陪京。此萬世之慮也。公早貴而好學。方有志於經世。而其治吳、寬靖文雅、清廉慈愛、吏民歌思

之余不容以頌述獨以迂愚之說贊公仰荅天子之寵遇云

夏鍾曰議論規模壯濶自首至尾無一弱調犯其筆端

贈石川先生序

昔周成王之時召公告老周公留之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又曰予惟曰襄我二人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於丕時古之大臣以身繫天下之重雖其老而欲去而不得遂其去如此故禮有七十致仕之文葢精神血氣有所不逮上之人思休而息之非棄之也下之人

以其倦而求歸非以爲高也至於不得遂其去雖其自畱而不以爲不潔也後世君臣之際豈可言哉不以其人繫天下之重故棄之而不恤其人亦無所與於天下之重故去之以爲高夫是以用之不盡其才休而息之不待其年則後世之致仕與古異矣石川張先生爲通政司參議九廟災大臣得自陳致仕先生倘未得自陳即上書請去悠然自放於吳越山水之間世之君子稱其達而惜其以不盡之才當未可以休而息之之年也乙巳之歲先生年始六十有光辱以姻末稱觴堂下周覽壁間之文多息老之詞竊

謂未盡其意、故稱古者、致仕、之、義、以、爲、言。

夏鍾曰去留輕重之間古與今大不相同世人未有能明之者先生特表而出之而息老之義始著矣

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眞定序

余讀史。觀項羽救趙。諸侯兵軍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韓信以兵數萬東下井陘。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與趙大戰。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楚威振天下。及漢破楚垓下。以得淮陰侯。而淮陰之功始此。皆、在、今、眞、定、之、境。嘗。欲。一。至。觀。其。戰。處。而。不。可。得。眞定本古中山國。趙

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北畧地。其事固已偉矣。典午之南。劉石慕容苻秦繼起燕趙。而慕容道明建國都於此。固亦一代之雄也。唐自大曆貞元以後。強藩不制。而成德一軍尤爲驍悍。天下視河北若回鶻吐蕃然。蓋不爲王土者百年。宋因石晉失山後諸州則□□。遂與契丹爲境。其後金人陷兩河二路。尋亦不守。而國事不可爲矣。國家今爲畿輔重地。而太平二百年。議者以爲其悲歌慷慨之習已大變於古。而不知燕趙之人。出於其性然者。獨以朝廷威靈有所俛首畏伏。而終不能以帖然也。蓋古所謂驍悍不可制者。其

平時未嘗不俛首畏伏○及其一旦激於其所不可忍○而驍悍之性○乃得而見耳○夫以中山之地○爲古豪傑力戰之區○而姦雄竊據之所都○唐失河北○勢日陵□○宋没兩路○國遂南渡○況今翼衛神京○爲萬世帝王之業○比古京兆馮翊扶風之地○非得良有司拊循教化○無以使之安土樂業○而壯國家之藩衛也○今使驛之所出○兵調之所加○坐派日增○民生蹙耗甚矣○而議者徒思重三關之戍守○煩邊徼之供億○謂燕趙之民○荏弱屏息而可怵者○亦未之思也○欒城韓山童之事○可以鑒矣○今制推府佐郡治獄○然常爲監御史之所委

寄而監御史實能制一方之命余以是爲光君告焉
君與余同年進士今選爲眞定府推官者也與學通
才爲人聰明仁恕犴獄之事余無足以爲君贅矣

夏鍾日篇首從項王救趙說起轉到武靈王以及唐宋明燕趙之事歷歷如画末方點推官作法奇大

送周御史序

士之居官非以享爵祿操利勢使人奔走承奉之爲榮惟其所至有惠澤及於人使其民愛戴之如父母令名垂於無窮此其所以爲榮也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言君子能以道德民民愛慕其德咏歌其衣服容貌言

語之美其還歸于周矣而萬民猶望之也嘉靖乙卯侍御餘姚周公被簡命來按吳中故事御史巡行天下郡國率一歲還報公滿歲且去而吏民伏闕上書願留者數千人詔聽復留於是幾及三載始改命提學於南畿蓋巡按御史無再歲者其奉特旨自國初以來如公等比三四人而已公在吳每行縣還百姓扶老攜幼塡溢街巷使車不得行嗟乎仕而得民之愛慕如此可以爲榮矣國家貢賦仰給東南異時承平無事不幸遇水旱有司猶不肯議蠲貸而自頃歲島倭爲寇兵興賦調滋繁矣然盜踰度大海輕行內

地數千里間剽掠一空歲復大旱民嗷嗷無經宿之儲當時議者猶以國計爲辭而海上用兵所急者財賄間蠲賦之語往往相顧而笑公獨慨然上奏盡停蘇松歲入數百萬以死傷垂盡之民而措之衽席之上自寇之入人皆憂將之不選兵之不練賦調之不給而已若如議者拘攣之見非惟稅無所出將盡敺東南之民以從賊朝廷豈徒失數百萬石之賦而已哉昔人有言古之大過人者能于擾攘急迫之中行寛大閒暇長久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使世之君子能持此說□□之患庶乎可免矣公爲政

寬大不擾受命分閫皆先進老臣輒裁之以法所謂天下兵聚海上狼廣粤僰之人繹絡城下無不斂戢民不知兵行之害此皆卓然可稱者公去吳之明年士大夫多紀述之而河南布政使雍里顧公因民之志作頌一首以謂古詩三百篇作者皆不自爲序而有待於卜氏之徒故屬其序於鄙野之人云

夏鍾日看他首尾俱用詩點染極飄逸之致

歸震川集卷之二

崑山歸有光熙甫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序

送顧公節北上序

漢世祖命桓榮說尚書甚善之。每朝會。公卿開敷奏經書。未嘗不加賞歎。當時儒者尊寵。莫過于榮。其後累葉。皆以榮任並至顯仕。他如魯陽蔡陽。咸以授經封侯。傳世。漢之崇儒重道。軼於前代矣。今天子嗣位之初。太保顧文康公。昔在經幄。公音吐弘亮。奏對詳明。每當進講。天子竦聽。時上方鄉學。御製敬一箴。五

箴註○皆自公發之○嘗以冬月講洪範○未終篇○雖祁寒不為撤講○其後公每進一官○聖諭未嘗不以講讀舊勞為言○蓋上之好學○崇禮儒臣○終始不倦如此○公之冢孫、以公蔭奉符璽幾二十年○位至卿少○而公節以公曾孫、復以經筵恩入胄監○今將謁選天官○蓋國家之于任子○其法視前代稍狹○惟獨加惠于帷幄之臣○况公尤上所眷注者○公節茲行○天子見公姓名○思念舊學○皆以常調處之乎○公節年壯有意氣○顧自以輔臣子孫○當以恩澤進○不欲與書生爭一日之長○今天下所在列位○皆科目○獨禁近環衞○持囊簪筆○多勳戚○

與公卿大臣之世胄一日天子臨朝左右顧視無
所謂親臣世臣者祖宗之用意深矣公節行矣其亦
無忘前人而以忠孝事君也哉

夏鍾曰自虎以降賢人率多子弟世臣之重于國其來舊矣況講帷之裔乎裔裔皇皇斯文其無懋耶

贈太府思翁黃公序

太府黃公由省署來守吳興朞年而百姓服從其教令有君師之尊有父母之愛於是歲之七月二十有八日當公嶽降之辰郡之士民咸造在庭爲公薦萬年之觴有光爲其屬邑之長城且當代去而邑之士民以有光尚有一日之留其於事上之禮尤不可廢

咸叩頭以請遂於是日率吏民從六邑之長拜賀於
庭余觀於吳興之士民意其猶有古躋公堂以上壽
之風也惟仕宦以治民爲難而俗之美惡劇易尤有
大相什伯而不能以同者至論所以治之不過剛柔
二用而已然二者出於人之性有不能易者自臯陶
言九德而周公亦云廸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要之剛
者不能抑而爲柔柔者不能矯而爲剛惟有常之吉
士用之則無不宜自昔聖人之世人才之偏已如此
亦期於治而已太公伯禽同受周公之命以之齊魯
而其所以爲之者遂迥然不同而其後二國之治亦

以大異然當齊魯之初豈不皆謂之同沐聖人之化者也前漢治民如趙張三王黃次公龔少卿薛贛君朱子元之徒皆卓然有聞攷其行事何可一槩而論乎獨怪梁相州初以惠愛爲先當開皇廹急之時遂用不能見譴及再請爲郡即以一切立名聲豈不謂之詭遇而獲禽者歟今公爲郡如相州之俗而獨處剛柔之中不見攺爲而民情大服其賢於古遠矣有光不佞二載爲吏往來苕霅之上仰卞山之高緬懷蘇長公之高風邈不可追茲乃得賢太守而事之不幸遂遷以去方已決歸田之計有光家在姑蘇而姑

蘇本與吳興爲一。有光自此。雖不得奉承教令。爲公屬城之吏。而歌詠太平。尚得爲公擊壤之民也。因爲之序云。

夏鍾曰深于經術之言而復澤之以史妙在無一冗句方見老手

送吳縣令張侯序

今之爲吏者。以才智自馳騁。趣辦于簿書期會之間。若此可謂能其官矣。而未及乎愛民也。溫良子愛知人疾苦。務于茠息而安全之。若此可謂愛民矣。而未及乎待士也。待士之禮。其軼已數千年。自兩漢循吏。有稱于待者益少。今世之士一出于學校科目。國家

品式具備。吏奉行之。低昂上下。委之自然之繩墨。禮之所加。以爲其所固宜。而吏無特以待士。言者其間特有所崇奬延進。必其人已有名聲足以自見。不然。雖子思孟軻之學。呂望伊摯之能。許由伯夷之高。亦氓隸之而已矣。奴婢之而已矣。噫。士生于今之世。不出于學較科目。無名聲以自見。豈不悲哉。某東海之鄙人也。屏跡于田畝之間。以其耕漁之暇。稍誦習古人之書。有所感發。亦復摹倣古人言語。以爲文詞。而未嘗敢以示于人。而當世之利病。生民之休戚。士大夫之賢不肖。雖非所及。而時或有動于中。嘗聞吳邑

侯張先生之賢自吳而風海海濱皆曰是今之能其官者也是今之愛民者也而某無因以望見焉今年以老親之命應試于郡城先生見之于途而哀憐之呼與之語而索觀其文爲之進于有司而其意猶歎焉若有所不足者嘅焉若其力有不能自致者惻惻焉若有不忍棄者夫士之處勢固世之所賤隸而奴婢者也非出于學較科目有聲名以自見又無相遇之素而先生待之如此惜施于某之非其人也假令之世其賢有萬于某者先生所以待之者可知矣適先生以考績至京師某固猶在于賤隸奴婢之間無

以爲國士之報于其行也士民多誦其德美某獨致其私于已者蓋先生之用意乃出于數千載之上特以事明天子眞大臣宰相之事也

夏鍾日似蘇明允當年

送崑山縣令朱侯序

江南諸郡縣土田肥美多秔稻有江海陂湖之饒然征賦煩重供內府輸京師不遺餘力俗好媮靡美衣鮮食嫁娶葬埋時節餽遺飲酒燕會竭力以飾觀美富家豪民兼百室之產役財驕溢婦女玉帛甲第田園音樂儗于王侯故世以江南爲富而不知其民實

貧也其俗遻蝡畏避科徭以保身全家爲念故其事
天子之命吏尤恭順號爲易治而吏于其土者必進
士之才良者得之然率不過一考即遷以去數十年
來江南之俗與其吏治如此嘉靖丁未南昌朱侯舉
進士得吾崑山庚戌朝京師治行爲天下最其秋吏
部之徵書至于是將行崑山之民樂侯之賢而恨其
去之速也侯以通敏之才知民之俗而不逆其情故
其民尤易治雖然俾假以年歲寬以繩束與當世之
士大夫切摩治體講求方畧深知其積習之敝而力
變之于以推于旁郡民之敝可振也天下之患譬之

于人貌美而中病飲食言語猶人也其外魁然而實有不可測之憂今江南是已以數千里彫瘵之民當奢踰之俗上奉無窮之求而更數易之吏如吾民何哉國家漕輓數百萬貢賦所出天下根本大可慮也有光等與于南宮之試親見天子黜幽陟明之典所以風勵天下者退而考侯之治而知其所以然于其行也悵其不可留猶以江南之事望焉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言君子爲民父母之心不忘于朝著之間其崇論竑議足以固基本垂休光也又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宛咨諏皇華之使臣于行

道之際尚欲得民之利病而咨訪之以告于天子況候親民而深知其弊者于是為耳目獻納之司有可以贊廟謨而禆國論必不能忘吾江南之民矣

夏鍾曰為守令者時常以民貧二字掛于心口便可造而至于循卓矣

送嘉定丞曾侯序

吳之東南其屬為崑山嘉定壤地相接界上之民往來相聞問能道其官之賢與否或時各舉其令之長以相誇往年王侯儀尹嘉定王侯賢嘉定之民稱之崑山之民亦稱之余崑山人也嘗有按部者至余從諸生出候郊外王侯亦至下馬與諸生揖讓儀觀偉

然與馬奕奕諸生來道讓行目屬王侯益賢者易以聞也然於令則然於丞則否豈丞之賢皆不若令哉勢位弗與令比也嘉定天下之壯縣著在圖籍地方八百里後割而爲州猶存四之三蓋古方岳大國之地其令視公侯其丞爲之僚寀啻如古之上卿余觀春秋間列國之大夫往往以其名聞于諸侯雖至京師天子亦改容焉今爲丞而賢亦不易及民雖及民而人亦不樂道之委任之勢使然也嘉定之丞魯侯將以考績去縣學生龔有成來徵予文以道其行予于侯無聞焉有成曰侯賢者也余知其爲賢者也學

生與丞不相涉有成又敦飭之士足未嘗履侯之堂而以其文請是重侯之去也先是吾邑丞方侯鋐者有吏才後去爲零陵令小民至今思焉余以語有成有成不聞則已之不聞侯之賢也固宜銓曹方務得人苟格令所至奪而去之不顧其民之欲與否昔吾方侯之行也予曰是必復來已而立乎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今子之侯之行也子勿復言也子將立子之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

夏鍾曰前半是韓柳筆意後半神肖公穀

贈醫士張雲崖序

[illegible]術之事微矣自司馬子長傳扁鵲倉公自後爲史者槩取神奇詭怪之說以附於正史予頗疑其非經世之要欲爲後世立史法削去方伎傳庶幾不詭於聖人然觀周禮周公所以治天下者無一事之不備至於醫師特令上士爲之下迨於鳥獸亦有醫以是知百家伎藝皆聖人之所創制民生之不可一日無者其爲經綸參贊之功至矣今世醫亦有官而四方之爲醫者不少求如史傳之可紀者未之或聞其或有稱於一時考其實不迨者多矣嗟夫世道之變豈獨士大夫學術之不古而伎術亦然可歎也哉嘉靖

己亥吾族之諸父有病危者醫士張雲厓起之圖所以爲謝因命予述雲厓之能予於雲厓所治病狀未詳不能儗太倉傳倒而獨聞雲厓世爲武弁其家在京師而雲厓爲醫自軒岐以來百七十九家之言靡不洞徹談論滚滚治人生死立効正德間巨璫用事頗以權力致天下之伎能當是時雲厓遊其門四方之言醫者莫能難也其後事敗雲厓不與其禍來居淞江後乃遷吳門所至皆有利於人噫若求其可紀者或者其在斯人也

夏鍾曰贈醫士耳却從周公治天下說來局面何等大中感嘅一番亦妙收句淡古之極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字上人序

大慈仁寺在京城宣武門外西寺益孝肅皇后以其弟爲僧故爲太后時建此寺憲宗皇帝兩製碑記所奉母后之志也余舍于寺左方丈見其長老云祖師名吉祥姓周氏爲兒時好出游嘗出不復歸家家亦不知其所在太后自未入宮師已與其家不相問久之去祝髮於大覺寺然常遊行市中夜即來報國寺伽藍殿中宿太后意亦若忘之忽夜夢伽藍神來言后弟今在某所英宗亦同時夢夢覺相與言皆同即日遣諸小黃門以夢中所見神言求之至則見師伽

藍殿中○遂擁以行○小黃門白入見○帝后皆喜○后問所以出遊及爲僧時○爲泣下○因曰何如今日爲皇親耶○吉祥不願也○復還寺○后不能強○厚賜之○英宗晏駕太子即位○后爲太后○出內藏物建大慈仁寺○報國寺故小刹也○今爲大寺○其西伽藍殿猶存○云○孝宗時○太后爲太皇太后○爲立護勅碑○碑所載莊田無慮數百頃○師以左善世示滅○帝遣官致祭○師時所招僧至數百人○追後慶壽寺燬○僧亦來居於此○僧衆矣○惟今道宇、獨其九世世嫡也○隆慶元年、余入覲來見道宇、尚披髮、從三年來、則道宇之師已化去、道宇以年少荷重

代得部劄爲左方丈住持於是京城內外凡爲其徒者皆來爲道宇賀而道宇之徒師昂爲之請序於余余謂祖師脫屣皇舅之貴而樂世外之敎孝肅皇后在慈宮二聖隆孝養恩賜無所不至而祖師澹寂自若英廟以來外戚恩澤侯者不能數世祖師之賜莊猶存衣食寺中數百人此有以見一時富貴之不能久而澹寂者之長存也道宇神氣清明卓爲禪林之秀吾知祖師之傳不墜遂序之以爲贈

夏鍾曰富貴不能久據而澹寂者可以長存諷誦斯篇消人多少熱鬧心腸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予與承式同舉於鄉。試於禮部皆不第。而承式獨以祿養爲急。徘徊都下。送予出崇文門外。謂當得官浙中。因約余遊錢塘西湖。遠則在天台鴈蕩之間。欲爲東道主人。然又數不果。今年始得處之青田。青田在萬山中。足以讀書談道。優游自適。而浙東學者。近歲浸被陽明之教。爲致良知之學。承式爲人敦朴斂約。不喜論說。而中有自得者。今爲人師。不容默默。亦將出其所有。以考論其同不同何如也。浙東道學之盛。蓋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黃勉齋之傳。其後有王會之金吉父許益之。世稱爲婺之四先生。益之之弟子

宦黃晉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晉卿之門高皇帝初定建康青田劉文成公實與景濂及麗水葉景淵龍泉章三益四人首先應聘而至當是時居禮賢館日與密議浙東儒者皆在盖國家興禮樂定制度建學養士科舉之法一出於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近歲以來處之科第至闔郡不見一人或者遂目爲深山荒絕之區而不知假令縣歲貢數十輩豈盡謂之才賢得人耶以甌粤區區二百年有文成公爲帝者師不可謂之乏人也矣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邊圉有警束手無策徒望之勇猛強力之

人如此則古所謂合射獻馘於學宮者何事耶文成以書生當方谷珍起海上毅然建勦滅之策佐石抹元帥擒殄山寇卒以保障鄉里挈全城以歸與王之運其文武大畧且未可以一鄉一國之士槩之矣承式入公之里而與其子弟游能無慨然有感矣乎夫山川之氣積二百年當有發者況以先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語訓迪之將見括蒼之士必有文武忠孝出而爲國家之用者矣

夏鍾曰今人神遊文成當年

送周給事與叔北土序

今天下之用人與士之爲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爲其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葢古之士上之人知重之也故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於進今世則自進而已雖然有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常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可以任天下之事葢孔子孟子之時世已莫知尊用其道而孔孟固未能忘情於斯世亦與之相驅馳而終以不可爲而止則孔子孟子之所以自重者也後世學者守其家法雖至於千百年未嘗變也孟子之於伊尹孔子葢力攻當時好事者誣聖人以成其苟進之私至於百里奚自鬻亦深爲之

辯孟子以爲百里奚之所就小矣猶不肯自鬻以成其君夫苟至於自鬻雖五伯之業不可爲也由是言之士之欲托於功名而苟冐以進者雖自詭以有所成亦誣矣臨安周與叔以進士爲令江南入爲給事中時宰慕其名頗示意旨欲邀致之門下與叔即引疾以去先皇帝之末年朝廷方舉遺逸會新天子即位一時雲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與叔宜以時起以觀天子之新政而方且高卧自若國家故事大臣之在告者非有召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而後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與叔未

望闕也而除書獨下於是乃應命而出與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興往來臨安嘗訪與叔於西湖古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迂人迹所不至臨安會城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與叔之出負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爲諫諍之臣天子既嘉獎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言每奏輒行蓋遭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王吉崔實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關於一代之治體今天子承統繼阼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

俗之所趨與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朝廷任屬之意其自念方徘徊於進退之塗未知所裁何足以贊與叔之行顧平生受知最深而樂與叔之道行也因爲序之云

夏鍾曰黃山谷云士之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又云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正是此意

送福建按察司王知事序

天下之治恒係乎人情之達與不達舉目前之近人之所共知獨蔽乎其上而有不達者則四海之內其所隱覆者何限古者盛治之極至于鰥寡無益況于其人近在于目前者乎今天下之官一命皆總于吏

部以數人之耳目。欲周知天下士人之衆。則人才不能自達者有矣。其僥冒而莫爲之覺。遺跡而莫爲之埋者有矣。書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夫常伯常任準人。固其重者。至于綴衣虎賁。亦加知恤。此周之所以盛也。太倉王君以太學高第、選爲上林苑錄事、九載陞南京光祿署丞、尋有人欲得其處者、亦選爲署丞、以遷王君、是時王君先入署已三月、無除日、不受代、其人乃復從吏部得某州同知之檄、予王君、乃去、而代者從後媒孽之、以考察當調、王君于是家居久之、以今年赴部、冢宰

知王君之宦業、已在調倒、乃除爲福建按察司知事、知事于州倅品秩爲降○然衣豸衣○自郡守二千石○皆與抗禮○于外省爲清階○蓋吏部之直王君者如此○王君家世科目顯貴○爲人有才藝○歷上林九載○以最陞爲太官○三月以過謫○此人所以爲王君不直者也○而天子之大臣乃能知恤之可謂不遐遺矣○太倉實吾崑山故境、而王君與余家世有姻好、今年其從弟一誠、又與予同舉進士、用是書之以寵其行○且以歎今世一令而能自達于上者如此也○

夏鍾曰如讀蘇長公尚書解

贈給事中劉侯北上序 代作

昔孔子之門人皆輔相天下之姿而以其才試于大夫之家蓋由其小可以知其大施於一方而天下可推也故子西言於楚昭王以為王之輔相將帥官尹及使諸侯無有如顏淵子路宰予子貢者以孔子據有土壤而子弟為佐可以王天下蓋皆嘗試于其小而知之也後世循吏之名始自西漢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倪寬皆儒者通於世務以經術飾吏治天子器之仲舒自引去而弘寬皆至三公其後公卿有缺必選所表郡國守相有治理者以次用之至如

東京卓茂劉矩之徒。無不位至三公。卽其仁信篤誠。感物行化。眞宰相之器也。吾同郡劉侯某舉進士爲温之瑞安、自士大夫至于閭巷之小民。無不得其懽心。其所興革便于民者。有八事之謠。及被召之日。奔走攀號。塡溢街巷。温之屬縣。鄰界之民。無不至焉。則劉侯豈非古所謂循吏者耶。侯之召也。入爲吏科給事中。天子亦將以公卿處之矣。某以爲侯之所以治邑者。以之爲天下無所不可也。然天下之人。才亦有宜于小。不能其大者。黃覇之治潁川是也。余獨以知侯之無所不可。則旣親見而得之矣。某爲教青田、適

侯在瑞安之日。而瑞安至青田止一舍。嘗往來其間。侯館饔餼將饋之禮。無不畢給。而虛已下士。不問于微賤。以某之蹇拙淪落。而待之有加焉。某嘗夜辭侯去遊東塔山觀海。比明登山。則道士已出迓。餽饋皆具矣。瑞安之學官以公罪當輸金。力未能償。因某以爲言。侯云前二日已爲代輸報監司。而學官蓋未知也。晉史稱麻思還冀州。請于王猛。猛曰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無留事。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猛所以爲霸王之器以此。某以是知侯之才。擬之古人可以無愧。嘉靖三十七年

春侯請告還家、某適有南太學之命、侯未幾、尋北上、因書此以贈其行、益自以爲不獨侯之知某而某之所以知侯者尤深也

夏鍾曰余服膺先生文不獨喜其文詞爾雅每篇內所述一二事俱質實平易可以教人非苟作者

送國子助教徐先生序

海寧徐先生、與余相遇於禮部、懽如平生交、別去十餘年、先生隨調州縣、厭簿書之冗、乞改教松江、松江去吾邑一舍、先生在官四年、而余不知也、會以試事至吾邑、始得復相見道故舊、而先生已有國子之命、且行矣、程生大猷乞文以爲贈、竊謂科舉之學相傳

久矣今太學與州縣所教士皆以此也夫取天下士
士列于庶位以共濟斯民宜無用於今世之文者然
而國家損益百代之制固以為無出於此葢欲學者
深明聖人之經意以施於世而已至于久而天下靡
然習其辭而不復知其原士以譁世取寵苟一時之
得以自負而其為文去聖人之經益以遠葢自今天
子御極以來輔臣每以文體未復為言詔書屢下風
厲學者有司不知所本務變其末流此所以愈變而
愈不能復也夫科舉之所為式者要不違于經非世
俗所謂柔曼骫骳媚悅之辭以為式也昔張大寶知

貢舉所取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令作貢舉進格學士李懌笑曰余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使余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進格當時以爲得體歐陽公特著之五代史今以柔曼骫耎媚悅之辭以相誇而以得者驕其未得者以此爲格此歐陽子所以嘆也南陽成誼叔欲應舉而郡先輩無爲進士業者誼叔乃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過於史漢韓柳科舉之文何難哉誼叔竟以取進士爲當世名卿嗟夫誠使學校之官修明經史而畧其末流使士不求進式于五經四書史漢之外天下士一

庶幾少變而人才可觀矣先生嘗以經義倡導松江之士余故以斯言祖其行聞今官于太學者多余同志之士其併以吾言告之

夏鍾曰李譚不作準格之言亦平常耳歐陽公特著之五代史然則世之以科舉文驕人者殊可媿也

浙江鄉試錄後序 代

元年秋當天下鄉試之期浙有司遵令式以從事御史某監臨之竣事之日於是以士之姓名與其文爲錄而某官某實序之某當序其後仰惟聖天子承統建極體元居正庶務維新天下之士喁喁嚮風彈冠振衣願立于朝以際休明之運此千載一時也夫

天地之氣茂隆鬱積薰爲泰和葢非倉卒所能致然者嘗讀詩觀於成康之際周家極盛之會也成王之初即阼其詩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時成王方當嬛嬛在疚之時而求望於賢才切矣當是時文武純佑秉德尚廸有祿之元老猶在也而一時俊髦已濟濟咸造在庭矣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葢人材之生以扶世運實天也天將衍成周太平有道之長對越駿奔走之士已預生於豐鎬詒燕之日而以待成王若有期會然者故其詩曰鳳凰于飛

翽翽其羽亦集厥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此天之所以扶翊興運而人材之應期而出夫豈偶然哉國家有天下二百年學校以養之選舉以進之高爵以崇之厚祿以優之所以待士如此其至也而其氣之鬱積茂隆至於今而止者適會天子建元之日方又敦召遺老褒奬直言思遲多士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俊英則海內之士感會風雲魚鱗輻輳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才無世而不生亦無世而不用乘其特遭其會而後爲奇耳夫浙古會稽郡郡當天下十五之一耳而士如此其盛也合天下同

是日而十五舉者皆如此其盛也合是十五舉以貢於天子之庭所謂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於乎休哉敬因春秋正始之義爲聖天子得賢之頌云

夏鍾曰試錄以清醇爲貴一切廣輿人物志洗滌殆盡

送計博士序

昔者先王以道術教天下自周之盛時詩書禮樂以造士葢其來已久而後孔子修而明之所謂博學於文者博此而已博而約之以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孔子平日教人以講學者非能舍乎是而別求所謂道也其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謂彬彬乎

其盛矣。孔子既沒、各以其所能教諸侯之國。世主亦知崇尚之。蓋於是時始有博士之官。遭秦滅學。其官猶不廢。漢得以因之。武帝表章六經。置五經博士。其後世加增廣。迄於東都。遂有十四博士。太常總領之。當其盛時。石渠白虎之會。天子親制臨決焉。蓋秦漢之際。六學殆幾於絕。然猶僅存而復著。天之於斯□若有陰翊於其間。而國家運祚。亦賴之以維持。其所關係豈小哉。漢以後、數百年間。朝廷之官。世有變更。而唯博士獨常置。賈馬王鄭之學。大行於魏晉之後。而梁之皇甫偘褚仲都。周之熊安生沈重。陳之沈文

阿周弘正張譏隋之何妥二劉皆以博士名當世至貞觀正義之行則前代諸家不復兼存而其說始歸于一學者徒誦習之以希世而唐之儒林衰矣宋之大儒始著書明孔孟之絕學以輔翼遺經至於今須之學官定爲取士之格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然自太學以至郡縣學學者徒攻爲應試之文而無講誦之功夫古今取士之途未有如今之世專爲一科者也苟徒以應試之文而未能明其所以然吾恐國家之於士其用之者甚重而養之教之者猶未具也夫苟習爲應試之文而徒以博一日之富貴士之所

以自爲者亦輕矣知其所以講誦而求自得之則雖孔子之教不出乎此夫天下學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藝而可以空言講論者也柳州許君之來教崑山以寬仁化導學者未一年用高第入爲國子博士余歎許君之賢庶乎有志於舉博士之職者爲序以贈之

夏鍾曰以爲博士典故可以爲科舉律筏亦可

送蔣助教序

全州蔣先生教崑山六年入爲國子助教崑山之學者四百餘人從兩先生祖道郭門外而請予爲文序

之。國家文治熙洽。宇內萬里。士無遐邇。皆通明六學。
彬彬然出為王國之用。故先生來自嶺表。司教圻甸。
今又進陟天子之成均。以其教於一邑者。推之天下
可知矣。古者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
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秀異者。
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
大學。日造士而後爵命焉。今州縣之貢舉。近古遞升
之法矣。而太學之官屬。亦取郡邑博士之高第。夫豈
亦因其意而為之歟。三代教養之制。不可復詳。而遺
書之存者。猶可以知其一二。自宋之大儒。以禮記所

蓋大學篇爲古大學教人之法。其說以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而後天下平。其爲格致之論。條理甚析。而近世之說。乃又有不然者。夫學於太學而不知其所以爲教。則所以爲治國平天下者果何道也。天下之士方譊然以爭矣。至以前之所爲說者。以應有司之求。而以其所自爲說者。爲私門傳授之奧旨。而有司者無與焉。豈不悖於建學立官之意哉。今世貢舉之格。要以爲一定之說。徒習其辭而已。苟求其意。則六經聖人之言。有非一人之說所能定者矣。漢之儒者號爲專

門至於都授大會。異同紛紛、務求其是。而不主一偏。故有石渠白虎之論。是乃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天子憲天稽古。數十年來。郊丘宗廟明堂之禮。多所裁定。而車駕親御太學者再矣。而予獨疑今之六館之條格。猶牽於遷愞之議。而月書季考。非所以作成天下之人材。以仰體天子崇化厲賢之意。而徒得猥瑣流俗之徒。習其辭者。以應有司之格焉。非所以興四方太平之原。制禮作樂。鎮撫四裔之具也。予太學弟子也。故於先生之行。而私以贊焉。

夏鍾日融會禮記諸篇而參以漢宋諸儒疏義觀其立意欲篤子贍貢舉議而上之

瀫山周先生六十壽序

瀫山先生以嘉靖乙丑正月八日爲其六十之誕辰、王恭人與先生同年其誕以十一月廿二日將于獻歲並舉壽觴里中親友以爲盛事而余等方與計偕、所宜先之乃卽履長之日豫往稱觴而推余爲之序、蓋先生之自河南罷還也爲言官所論甌寧李尚書在吏部言如河南左叅政周大禮歷有聲跡又年力方強不如言者所論會時宰與李公知失遽以中旨罷之蓋嘗以爲天下每有無才之嘆以有才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其才與夫用之而違其才是三者天

下所以無才也先生罷之明年日本寇東南海淮閩粤之間所在騷動而□亦仍歲犯遼薊楚粤山洞之盜閒起天子當宁太息思得戡亂戢寧之才天下之士亟進亟罷而時有以庶僚驟陞大吏者矣時蒲坂楊尚書在本兵方爲天子所倚毘獨薦先生有英才奇畧負萬里長城之望不爲無知先生者矣而猶未有舉吏部之章以冢宰詔王廢置之文明當時用事者之失以起先生者使人有兀然空老之嘆漢永和中李固嘗上疏言朝廷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待以大夫之位海內忻然及厚等免

歸。一日朝會。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爲顧問者。誠可嘆息。如固之奏。此豈少年浮薄者之所能測識哉。吾黨諸公於先生。不欲爲鄉里頌禱之常辭。故余言如此。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蓋祝君子以興起在位。爲邦家之光。而饗無疆之壽也。

夏鍾曰有才不用用之不盡其才或遠其才天下所以無才也眞可扼腕未引李子堅奏更令人歎息

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吾崑山之俗。尤以生辰爲重。自五十以往。始爲壽。每歲之生辰而行事。其於及旬也。則以爲大事。親朋相

戒畢致慶賀玉帛交錯獻酬燕會之盛若其禮然者
不能者以爲恥富貴之家往往傾四方之人又有文
字以稱道其盛考之前記載吳中風俗未嘗及此不
知始於何時長老云行之數百年蓋至于今而益侈
矣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之朔憲副默齋孫先生之生
辰先生之生以前丙辰至於今乙卯甲子一週於是
縣之人爲其禮者尤以爲重而徵其詞於余若其禮
然者予不文不能道其慶賀獻酬燕會之盛獨以謂
人生百年之內其變故多端而於歲時敘事相感親
朋聚會盃酒談說生平感今懷昔之意爲多余與先

生同里閈有通家之誼自少已能識先生先生年未弱冠先大夫客遊不返旅殯蒼梧之野徒步走嶺外無貲裝僮從之携崎嶇萬里負骸骨以歸寡母幼弟相依爲命有人所不能堪者及舉進士釋褐爲刑曹會御史言事下詔獄先生守官不阿與大吏爭論幾蹈不測之禍天子仁聖不忍加誅竄之懷遠夜郎之地於是自縣令遷轉不數月輒改官歷閩粵巴蜀荆湖齊魯之間足跡幾半天下天子躬覲獻陵蓄皋郡縣之官多以乏供致譴先生時爲湖廣僉憲獨免於罪且膺寵錫又再遷得江西憲副以歸未六十年

之間。榮辱稱害之途。追而道之。有不勝其感慨者矣。今先生遺榮辭寵。卜築於玉山之陽。有園池田廬之美。有子孫之賢。而筋力康強。絕無衰老之態。追念自此以前。眞如夢幻。自此以後。山林花鳥之樂。知其無窮也。是又不可以賀乎。於是書之。而平生奇偉忠孝大節可考見焉

夏鍾曰淺明不見深理延才不睹遠體默齋先生遺榮辭寵進乎道矣惟震川先生能考見之

姚安太守秦君六十壽序

昔孝宗敬皇帝。承累世熙洽之後。益以深仁厚澤。一時人才登用。皆有重德偉度。歷三朝。饗承平之福。者

吾錫山秦端敏公以弘治癸丑登第至嘉靖二十三年以壽考終位至一品自起家登朝著富貴五十餘年豈非盛世培養之厚抑人才之得於天者皆應其時若公之所稟與時合而致然歟天下之勢自厚而趨於薄如寒暑之易候有不覺其然者然推其故必有人以爲之始者昔人論東漢梁統爲時名臣獨以增重律法一言而天之報梁氏尤慘眞仁者之言哉余每慕前世盛德長者欲考其所設施如端敏公者方將就其家問其行事往往過其縣慨想其人者久之今年余入覲還訪其孫汝立因得見公子二千石

君其器度猶有前人風流葢以歎盛德之世未艾也
君用端敏公恩爲都督府幕官陞守姚安謝事還承
前人遺業以詩書教其子二子皆彬彬向於文學入
其室而先公之典刑猶在用此言之則孝皇作人累
葉承平之福豈獨其一時臣子饗之而又及其子孫
者如此余門人朱某客於君所數道其賢汝立又好
古與余往還於是君以甲子之初度秦氏內外之戚
及邑之人往爲君壽介某以來乞言余以是推本端
敏公之三世蒙前代承平之澤子孫世饗之源遠而
流長也

皃鍾曰孝皇作人之盛秦氏子孫世世饗之不其
一篇中三致意焉善則歸君此先生善于立言處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國家倣前代通政進奏銀臺司之制為通政使司領天下章奏自永樂建北其後諸司之在南者並存而省其員額故南通政使司不置使而獨有通政然實卿輔之儲也立齋先生為其官而以先大夫之服家居卽吉者久之方竢召命適會其年六十之誕辰余季父以里中諸君子之意俾予為文以贈而國子學同館諸進士以吾黨尤不可缺然秦君起仁復以贈吉見屬予惟崑山在吳郡東瀕海論者以為山窮水

涯○靈秀之所鍾○故人材之出○常甲天下○今上改元更化○二十年中○號稱特盛○毛文簡公爲大宗伯○朱恭靖公爲大冢宰○而顧文康公入内閣○參侍幃幄○三先生以掄魁進○而大司寇周康僖公以下○位九卿者○猶有數公○已而諸老相繼淪謝○自文康之後寥寥矣○此循環往復消息之數○非偶然也○於是間歇者又二十年○而先生舉進士○適諸老之盛時○中間敭歷外服○侍養家居○今復駸駸在卿輔之次○蓋向之由盛而衰者○公爲之後○今之由衰而盛者○公開其始○古之君子與天下之賢材○以事其君○未有不愛其同類○至其同鄉之

人尤情之不能已者。故爲之先者。望其後之興。爲之後者。願其先之達。蘇子瞻以間世之才。平生於蜀之人尤爲惓惓。其與范舍人書。稱蜀自相如王褒之後。以及當時諸賢。相繼登朝。以文章功業聞天下。創山一縣。其舉于禮部者。歲至四五十人。以爲君子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非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今天將貽先生以眉壽。俾爲諸公先。庶幾乎踵是以起者。其雲蒸龍變。不可測度耶。因書之以爲先生壽。

夏鍾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矧賢者乎大臣以進賢爲稱職至于同鄉尤不容已眞仁人君子之言

張曾菴七十壽序

世之論人壽以百年爲限○然修短之數○得之於天○不可以齊得數之長者○百歲爲老矣○彭祖之百歲○豈非嬰稚之時耶○得數之短者○歲月爲稚矣○殤子之歲月○豈非垂老之時耶○予畸窮於世○故嘗居閭里間○從先生長者遊○自少識張曾菴先生○白晳而豐頤○美鬚髯○菴先生是時○年已五十○容甚少也○又十年○先生六十○其氣完○其容無異於初見之時○不知十年之加也○今年先生年七十○亦無耆老之色○其美鬚髯○髮漆黑○自若也○先生未嘗知世所謂服食煉形之法○而得數之長如此○則今之七十者○亦猶嬰稚之時耶○吾吳中之

倍尤重生辰自五十以往當其生辰即爲壽前年先生猶爲博士弟子激昂蹈厲諸少年莫敢攖其鋒雖諸少年亦以爲先生少故無爲先生壽者今先生忽自謝其博士而老於家其高第弟子其乃往爲先生壽壽已則相與求予之一言以序其事噫子之先生未可以壽也子之先生讀聖人之書自以爲得其蘊每酒酣輒爲人說書意掀髯指畫左右顧視旁若無人當世宿學莫能難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規人之過至於泣下豈非所謂直道君子者哉往予至京師見有衣玉帶乘白馬黃金絡前後呵擁其人自皙豐頤

美鬚髯儼然子之先生也歎曰何其類吾鄉之張子也張子六舉於鄉而今猶布褐而趨于博士之庭雖然今十餘年矣不知其人果安在而子之先生所自得者何如也吾又安能舍子之先生而羨彼爲哉皆曰善請遂書之繼自今歲歲爲先生壽必誦子之言矣

夏鍾曰此壽文之變調者滑稽極矣先生壽文多雖欲不滑稽不可得也

晉其大六十壽序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惑也愛而惑焉而欲其生惑也愛而不惑焉而欲其生情也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

刺蒸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非欲其萬壽耶○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祈天永命○非欲其祈天永命耶○此愛之而欲其生者也○然古之人○無有以虛辭說人者○人之所欲○天必應之○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富貴壽考康寧天也○人皆歸之於天○箕子獨以爲人之所錫○固以冥冥之中○茫茫之表○無所謂天者○人貴之則貴○人富之則富○人欲其壽○考康寧○則壽考康寧○此所祈天永命○萬壽無疆之說也○箕子之言天精矣○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爲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汝三焉○武○王○之○壽○文○王○之○

所錫也晉君年六十予之仲弟爲君之子壻而君之子曰亨以姨之子從予學皆來請予爲壽夫欲君之生者多矣不若君之壻雖然又不若君之子以君之子壽君君其有不益壽者乎予有愛子之戚方與日亨論洪範之義以文王能與武王之壽厚自責以爲不慈之極故以孝子期日亨必能壽君也已抑予少有四方之志既年長無用於世常欲與親知故舊歲時伏臘問遺往還飲酒社會務盡其歡康強壽考皆在百歲之外父子兄弟白首相追隨爲太平之不遇人而邇來屏跡荒江足不履戶外田夫野老罕見其

而君與予有連亦曠歲不見忽忽不意君便爲六十歲人也君壽宜賀而予精神恍然髮彼兩髦泛泛其崇益不復知有生人之樂矣既勉强爲日亨書之又爲謝所以不能往賀之意

夏鍾曰字字眞却字字細細生于眞不眞不能細

東庄孫君七十壽序

昔孔氏之門尊屢空而下貨殖衣敝緼袍不恥與狐貉者立至太史公乃爲貨殖傳後之爲史者訾之以爲崇勢利而羞貧賤而吾以爲不然彼以李陵之禍發憤有激而云爾故謂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

之德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以終其身四百餘年弟子志之不倦豈有輕於季次原憲而爲此言哉其稱袁盎斥安陵富人之語云公等日從數騎一旦緩急豈足恃乎天下攘攘皆爲利來益深嘆之也晉劉殷本遇時嘗乞貸於人輙云俟他日顯貴而以償汝其後殷果位至三公殷之負氣固高而爲之貸之者亦賢矣崑山爲縣在瀕海然其人時有能致富埒封君者近年以來稱賢者曰孫君孫君自其先人與尚書周康僖公有親公甚愛敬之其爲人誠篤用是能以致富饒至孫君尤甚故其業益大然恂恂如寒士邑之

人士皆樂與之遊而有以緩急告者時能賙恤之ナ
是君年七十里之往為壽者皆賢士大夫也而予友
柰起仁又與之姻言於余以為君非獨僥於貲且優
於德也夫祝人之壽而稱其德古者謂之善頌禱若
君者太史公猶將樂道之予以是為之序云

夏鍾曰淡極老極

碧巖戴翁七十壽序

人之情皆有樂與不樂二者因所遭而異又有不然
者則繫乎其人其人能自適即其樂恒然雖有所不
樂不能易也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

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唐之俗其人安于不樂故欲其樂終不可得也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陳之俗其人安于樂故欲其不樂終不可得也夫以憂深思遠儉而有禮爲有堯之風視幽公之荒淫棄業亟會歌舞固不可同日而語然世之君子姑舍此而論吾人生世誠無幾獨戚戚不自聊乃非所以順性命之情故雖唐之儉君子譏焉古有莊周之徒常思自放于天壤之間以爲達彼誠有見謂當世之事一切皆中吾之心吾以有爲應之雖百年之內足以有所成則吾亦可以少

自苦而庶幾所至有涯而不辭也○今以人之身○涉于無涯之中○極一世之心力○終不能有所覬○則亦何苦役役舍吾之可樂○以易彼哉○且天地日月風雲山水四時花鳥○稻粱醴醲○宮室筦簟○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生有此耳○能自樂者○其人之生○常以百歲○能嘗乎○人之數○百歲○以其于天地○獨見其高厚○日月獨見其昭朗○風雲山水○獨見其變態○四時花鳥○獨見其靚麗○稻粱醴醲○獨知其味○宮室筦簟○獨知其安○父子昆弟○夫婦朋友○獨知其有情○彼不樂者○百年之內○惛惛罔罔○而又何知哉○余少時有志于古豪傑之士○常欲

黽勉以立一世之功。既老不遇時。始益悟人世之倏忽。即年少得志。躐取卿相之位。至于今日。亦不必能以有所立。卓然如古之人者。其摧敗必且爲世之所指議。予亦何羨哉。予鄉碧巖戴翁。少而知樂。至老飲酒虞戲如一日。余意翁之觀天地日月。風雲山水。四時花鳥。稻粱醴膳。宮室凳簟。父子昆弟。夫婦朋友。必有異乎人者也。于是翁年七十。縣中諸進士。與其子與政同事者。皆往從翁飲酒甚樂。請予文序之。噫。諸君子從翁一日樂也然且有當世之憂安能以余言爲然姑爲之序之

PL
2698
K84
1682
v.1-2